

■ 章 娟

“文化符号”的启示

在北京,南锣鼓巷现在似乎声名显赫,每日里游人如织。巷子里有一家小店,专卖印有老北京文化特点的T恤。虽然价格不菲,但顾客却不少。店的主人是英国人Dom,中文名叫江森海,对老北京风情情有独钟。

江森海来中国10多年,住过间多年,亲眼目睹了北京的巨大变化。他说,有些东西今

天还有,明天或许就看不见了,如旧房的拆迁改造等。北京的胡同都是属于北京文化的独特符号,他要把它反映到他的T恤上。江森海卖的T恤中,很多图案取材于我们身边的日常生活。如3元地铁车票将取消时,他发现画有一列地铁列车的车票设计得很好,就把它拿到文印店放大,送给太太做礼物。后来又

把它印到T恤上,就成了很独特也很畅销的商品。他曾在胡同口看见一只打碎的青花瓷盘,用脚在地上把碎片摆成“8”字,再用相机拍下来就成了T恤图案,居然大受顾客喜欢。江森海甚至能把“宫保鸡丁”四个汉字印上T恤成为卖点,可见北京的“文化符号”处处含金。

有关快乐的话题总是比较讨巧的,因为谁都不想和快乐过不去,芸芸众生,人人都想快乐,“天天快乐”之类于是便成为对人最常见的祝福,这也大概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关于快乐的书籍在坊间总是层出不穷。我所见的便有《主动快乐》、《快乐处方》、《快乐成功学》等等几种,还有一堆打着“心灵鸡汤”旗号的大同小异的书籍,内容无非都是教人怎么得到快乐,怎样天天与快乐为伍的。

对于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很可疑。和其他东西相比,快乐最简单,但也最不易得。如果看看几本书,就能变的快乐,那我们这个世界岂不到处都是笑脸?显然,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近读林夕的新著《原来你非不快乐》,更强化了我这样的想法。林夕何许人也,熟悉流行歌曲的朋友都不会陌生。47岁的他做过杂志编辑、电台制作人、房地产投资者,但最有名的当然是他的歌词,从王菲的《红豆》,到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陈奕迅的《背包》以及至今热度不减的《北京欢迎你》,林夕已然成为香港文化的标志性人物、华语流行乐坛的基石,年纪轻轻的他甚至被誉为“夕爷”。



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能转换自己的心境。

【漫画】赵春青

■ 叶 延 滨

盘子定律

一是吃盘子,二是吃盘子里的东西,三是吃盘子外的东西。怎么讲?吃盘子是盘子大,桌上的盘子数量多,有点大吃大喝的样子。这多是团队作战的宴请,如检查团、学习团、考察团等,来的都是客,陪的人也多,于是就大盘大碟地端上来,皆大欢喜。这类盘子阵也可在罗汉请观音时用上。二是吃盘子里的东西,客人不多,显赫尊贵又轻装简从,于是小包房一请,盘子不多,只讲内容,也许只有四菜一汤,鱼翅、鲍鱼、驼掌、猴脑再加一点时鲜青菜而已。三是吃盘子外的东西,多是礼仪场合。在五星级酒店设宴,吃的是气派;豪华厅堂窃窕淑女,吃的是感觉;主人致词乐队伴奏,吃的是风度。

老百姓个人生活的餐桌,与盘子有关的定律是,往往盘子越大越多就越不亲密,盘子越小越少,就越是一家人。比方说,亲戚朋友逢年过节吃一回,虽平时往来不多,但盘子却是大盘大盘地堆一桌子。一家三口上街,钱包里鼓鼓,点菜时却还是量肚而行,三盘两碟吃光了最好。再比方说,一男一女谈恋爱,约会吃饭,如果一上来,就一菜一汤,准欢。一上来总是大大方方让饭馆老板捧一餐两餐,如果谈得有戏了,女的就说,别要那么多。越谈越亲,盘子越少,最后干脆自己回家做自己小日子的家常菜。如果谈是谈,那盘子不见少,就愁。越谈越上的盘子多,离吹的日子不远了。

盘子定律,两个走向,一是公众生活,二是私人空间。这里面的原因不光是谁出钱,不光是花自己的钱还是花别人的和公家的钱,还有内外亲疏之分。你想想,一个女人用牙啃瓜子,啪地嗑出个仁,给丈夫吃,行,给儿子吃,也行,给客人吃,那就会让人想,这女人脑子里有毛病吧……

■ 游 宇 明

赶早的日子

像小时候熟悉的那样,父亲摸黑起床做好饭菜、烧好洗脸水,然后喊我起床,唯一不同的是,父亲以前喊我起床吃饭,我读小学和中学,而现在是在读大学。假期已经过完,明天就是报到时间,我必须在今早赶到长沙。父亲50岁以前没戴过手表,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凭感觉把握时间的,但有一点绝对可以肯定,父亲替我记的时间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父亲给我准备的早餐一般是一荤一素两个菜,荤菜是芹菜或红萝卜炒肉,偶然也有鱼、鸡,素菜是白菜或萝卜叶。为了让我多吃点,父亲炒的菜份量很大,足够两个人享用,我没有一次可以吃完。

吃了饭,父亲就把带我去乡农机站赶汽车的任务交给母亲,父亲要去地里干活,没有时间去送。我搭车分成两段,先是乘乡农机站到县城的汽车,在三塘铺下车;再从三塘铺乘火车到长沙。乡农机站每天开往县城的汽车有两班,一班是7点,一班是8点,从三塘铺开往长沙的火车是九点。我得搭七点那班汽车,从乡农机站乘汽车到三塘铺需要一个小时,到了三塘铺还得走一段路才能到车站,进站要乘火车,这两项加起来得花20分钟的样子,只有搭7点的汽车才赶得上。

我与母亲一般都是6点钟从家里出发。家里离乡农机站的路程有5公里左右,都是清一色的山路,坑坑洼洼,不留神就会摔跤,必须多留点时间在路上。夏天还好,这个时侯天已放亮,冬天天外则是一片漆黑,通常是我走在前头,母亲打着手电背着行李走在后头。母亲走到后头有给我壮胆的意思。去乡

农机站这段路要经过一片不小的坟山,坟山里常有磷火,让人胆战心惊。母亲一路跟我说着话,一会儿讲家里的事,一会儿问我学校的事,有时还会特别问到我的文章是否有所长进,我从小学作文经常得到老师表扬,有的还被老师当成范文贴在教室的墙壁上,现在进了大学中文系,母亲自然觉得我一定文笔不凡。只是有一点母亲不知道,我作文功底较好不假,但我其时对写文章完全没有兴趣,读中学时成绩最好的是历史,高考时梦寐以求的是考上大学的历史专业,毕业后去考古,只是由于填报志愿的原因才读了中文系。怕母亲失望,我只是“嗯嗯”地应着,没有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来,我知道这个时候顺应母亲,母亲才会对求学于外地的我放心。母子俩就这样一路说着什么走着,一路走着,不觉间到了乡农机站。

赶早的生活一过就是四年。这生活如今想起来就像发生在昨天。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娄底市一所大学教书,老家没有直达娄底的车,回单位同样要分段乘车,因为两班车衔接的原因,我依然需要赶早,从家里出发的时间还是6点左右。父亲依然摸黑起来为我做饭,母亲仍然赶我上车,就在这种与时间拔河的日子里,我从一个小青年变成了一个华发初生的中年,成长为有一定影响的散文作家。

现在年过七旬的父母终于随我进城了,我不再需要过这种与时间拔河的日子,但我深深地感激曾经有过这样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告诉了我什么是血浓于水的父爱、母爱,什么是可以成就人的时光和岁月。

也许是年龄的关系,也许是生活的教育,也许是时间的作用,在我儿子上中学后,我和母亲的关系渐渐发生了变化。

1998年母亲生病以后,我回家的次数比以往多了。开始,我只是问问病情,坐一小会儿就离开了。母亲的话也不多,呆的时间长了,她就催我走,说的就一句话:“忙忙的,跑啥呢?”开始听这话我觉得很不舒服,可是看母亲一脸的认真,也就释然了。随着母亲病情发展,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回家探望,如果星期天有事,也要在下班后挤时间去看。好在我的工作单位离乡曲比较近,时间长了,和母亲聊天的话题就多了,社会现象、工作生活、影视明星、秦腔歌谣、亲戚朋友……什么都说。说到高兴处,母亲就笑,笑得多了,好像她的精神也好多了。这样,我和母亲的许多误会会在语言交流中化解,许多矛盾在不知不觉中消失,感情也變得融合了,有时还开开心心笑笑。

有一段时间,我因开会连续两个礼拜天没回家,星期一刚上班就接到母亲电话,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没有,没有,我是担心你有什么事。”这是母亲打给我为数不多的几次电话,下午一下班我就赶了回去,母亲把我

2008年11月24日下午刚下班,小弟忽然打来电话,让我赶快回家。我猜想是母亲的事,急忙打电话给妻子、儿子,要他们快点下楼,和我一起赶向父母的所在地市曲。

我们的速度比以往都快,一路走着,母亲已经走了。

看着母亲慈祥善良的遗容,我只觉得天旋地转,两条腿怎么也站立不住,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涌。

母亲生了我们兄弟四个,为了工作,我和三弟生下来就都被送到奶妈家。我是老大,和母亲只生活过一个月,在奶妈家呆的时间很长。离开奶妈家后一直随祖父母在乡下生活。我们老家在长安区东部的白鹿原下,虽说距区政府所在地市曲只有十多公里路,在当时交通只能靠步行的情况下,每年春节才能和母亲见上一面,要是遇到她值班,这一年肯定是见不着了。时间长了,我和母亲的感情就越来越远,许多误会甚至造成了长时间难以弥合的裂缝。一致多年都不肯张口叫一声“妈”。此事我很苦恼,母亲也很伤心。

也许是年龄的关系,也许是生活的教育,也许是时间的作用,在我儿子上中学后,我和母亲的关系渐渐发生了变化。

1998年母亲生病以后,我回家的次数比以往多了。开始,我只是问问病情,坐一小会儿就离开了。母亲的话也不多,呆的时间长了,她就催我走,说的就一句话:“忙忙的,跑啥呢?”开始听这话我觉得很不舒服,可是看母亲一脸的认真,也就释然了。随着母亲病情发展,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回家探望,如果星期天有事,也要在下班后挤时间去看。好在我的工作单位离乡曲比较近,时间长了,和母亲聊天的话题就多了,社会现象、工作生活、影视明星、秦腔歌谣、亲戚朋友……什么都说。说到高兴处,母亲就笑,笑得多了,好像她的精神也好多了。这样,我和母亲的许多误会会在语言交流中化解,许多矛盾在不知不觉中消失,感情也變得融合了,有时还开开心心笑笑。

有一段时间,我因开会连续两个礼拜天没回家,星期一刚上班就接到母亲电话,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没有,没有,我是担心你有什么事。”这是母亲打给我为数不多的几次电话,下午一下班我就赶了回去,母亲把我

一件小小的文化衫,成本也就几元钱,印上独特的、有个性的图案后,立马显得与众不同,这就是创意,这创意来源于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对事物的独特观察。这种对文化的喜爱不仅给江森海带来精神上的享受,也带给他一个很有发展前景的事业。

从江森海想到收藏家马未都。马未都“文革”期间看见别人拆下不要的旧窗框、旧门框等,觉得扔掉很可惜就收藏起来,后来他开设了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其起源也是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对那些即将消失物件的喜爱,他们一个是来自海外的英国人,一个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都对中国文化有感情,都有敏锐的视觉和观察。马未都曾说收藏首先是一种文化行为,不能只想赚钱,更要享受收藏的过程。江森海也是先喜欢上北京文化,才萌生了做T恤事业的想法。

■ 刘 颖 余

快乐在心里,不用找,无须学

“夕爷”不老,但也许是苦情歌写得太多了,几年前竟得了焦虑症。这本书就是他如何走出心理焦虑,寻找快乐的心灵随笔。

自称要用这本书为“为悲情歌词解套”的林夕“野心”很大,他在致内读者序的序言中写道:“在如今的金融海啸下,如能让一个读者找到一个教‘心’圈,在浪奔浪流中得到浮起来的力量,已是我最大的快乐。”

林夕“野心”很大,但下笔的出发点和格局却很小,近80篇文章多是不到千字的小文,均是从事边小事带出的心灵感悟。想因省事,得到多少种快乐秘方然后在生活中按图索骥寻找快乐的读者怕要失望,因为这本书没有提供这样的秘方。相反,林夕却花了很大

如今,来买江森海T恤的不仅有海外游客,更有很多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连联合国也请他做设计。江森海的眼力和魄力令人欣赏,一个刚来中国时只带了几百美元的外国人,现在居然能在北京干这么多事,闯出自己的事业,这既缘于中国越来越宽松的大环境,也与他个人的眼光和决心分不开。

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来,身处其中的每个中国人,每时每刻都在目睹、经历着变化。既有道路、酒店、商厦等建筑的日新月异,也有生活中不经意的细微变化,如已看不见的粮票油票,越来越少的蜂窝煤和烟筒,正在消失的洗衣板等等。它们代表的是过去的时光,但伴随它们的还有温暖的回忆和文化的传承。

文化来自哪里?文化就是老百姓生活的积累、是风土民情的沉淀。而文化与创意结合,就能产生巨大商机。具有“文化符号”的T

的笔力来剖析痛苦,因为按照林夕的说法:“不面对认识痛苦,找到灭苦的办法,就只能靠逃避来享乐,依然与快乐无关。”快乐由心生,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一如空气存在,用力呼吸才会发觉,但用力呼吸到喘息,便生了害怕失去之心,执着于快乐,便不快乐。”

“执着于快乐,便不快乐”,这样的话出自于一个焦虑症患者之口,我觉得很诚恳,很有说服力。快乐,从来都在每个人心里,不用找,无须学,学也不学。还是林夕说得好,“快乐由心生,原来你非不快乐,只你一人未发觉”。

伟大的心灵都是相通的。英国哲人萧伯纳在谈到快乐时,曾俏皮地说:“牙齿痛的人,想世界上有一种人最快乐,那就是牙齿不痛

的人。”而残疾人作家史铁生在他的《病隙碎笔》中更以切身经历写道:“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我想,没有比这更好的快乐哲学了。

于是,我听到了怀柔那段古长城的召唤。

■ 王 宝 璋

那段长城

这是个秋高气爽的日子。连续的风停了,明媚的阳光洒下来,花草妩媚了,山林风雅了,田野更斑斓了。那明媚的阳光四射着,把老高的蓝天和厚重的长城勾勒在一处,浑然成天地间一个神秘的诱惑和深深的沉思。

于是,我听到了怀柔那段古长城的召唤。

雁栖河上架着一座白色的桥,放了一河的清波在桥下,白桥的影儿在水中映着,白天是一轮日,晚上是一轮月。富裕起来的百崖场村民们种果树,养虹鳟鱼,家家堆着红砖白瓦、沙子水泥,只等着再建起新的农家庭院了。

白桥上,抬头望去,在大山的脊梁上卧着古老的长城,一座座高耸的烽火台和依山而建的要塞,这是百崖场村落最重要的一景。当登上长城举目远望时,百崖场东山、玉皇顶、骆驼峰、红螺山、大水峪,一切变得小多了,与周围的山涛云海相连,似推峰涌浪,滚滚而来。在长城奔腾而去的远方,是那样的辽阔雄浑,浩瀚无际。

踏着大砖铺就的台阶向上攀去,高极了,如攀着一架古时登城的云梯。

明明日头是在墙上依着,等爬上城墙来,那日头竟变魔法似的,变成万匹云霞。霞光落在宏伟的烽火台上,好不威严,落在巨大的城墙上,城墙如同长蛇一样,游进了极远的视野中,不知道那远方,又该是何等的一个壮观呢?而这霞光,就这样,轻轻地披在历史的烽火台上,厚厚的城墙上,从久远的远古开始,一定还有错错的旗幟,明晃晃的守城将士。霞光就在这些将士的盔甲上、弓箭上、长矛上、短剑上,闪烁出威严的光芒。我便在城墙上久久站立着,学着古代士兵的模样。眼前,绿树、青山、湖水,错落有致的农家院落。历史终究成为了过去,像一个生命老去了一样,连一声叹息也没有,只有雁栖镇百崖场的街和巷,整整齐齐,依然是美丽的棋盘和田地。当然,在极远的地方儿现代化的高楼如剑一样刺进了天腹中,猛的破了,流血不止。我懂了,谁说这老去的生命没有叹息呢!

是的,古老的城墙老了,残破了,雄踞一时的长城虽说没有毁于兵火,但也是在历史的风雨中,经历过几枯几荣,它记载了往昔的文明和繁华,记载了历史的沧桑变化和日月星辰。

我站在城墙上沉思。为什么呢?为什么长城的鼎盛,却都在国家那安定和谐之时,而古老长城的损毁,又都在国破民衰的战乱中。安定和谐之时,城墙何用,而你却高高地耸立着,耸立着无尽的灿烂和辉煌。战乱时没有城墙是不行的,而城墙再坚固,却又偏偏变成一片废墟,这是为什么呢?是历史的戏弄,还是历史的昭示?皇城空前的高楼,而大门是开放的,八面来风,汇聚成短暂的繁华与文明。而当城破墙倾时,历史的大门反就关闭了。那要酿出的,就必定是一片内乱和贫瘠。这证明,便是如汉,如唐,如明,如清,如近年历史反复曲折的路。

我依旧在城墙上站立着。晚霞在城头上更加艳丽了,美艳艳极,我想把霞霞扯下一块在手心里,做一页精美的书签,还是一方手帕呢?做一页精美的书签,夹在我喜欢的书籍里,一打开,便能重温这历史的厚重和神秘。不,还是做一方手帕吧,放在厚重居室那玻璃柜橱里,好让自己记住怀柔那段古长城和一个深深的启迪。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

■ 潘 妹 苗

等待春天的树

年后上班,办公格格外冷清,大家像蛰伏在“年”里的蜗牛,各自理首在湿润的壳里,不肯爬出。午后,开了空调的房间,门各自关着,空气里仿佛有酝酿一场复苏。

沏好一杯绿茶,翻阅《禅林》,淡漠的心泛起一缕烟气。书问,什么是佛,师曰,“运水搬柴,无非佛事。”又问什么是禅,道说,“待到雪消后,自然春到来。”此句一得,满目生辉。枯树尖头的嫩芽,荒草地上的绿草,顿时在心上绽开了苞儿。

拜了多日的年。脱口的吉祥、挂心的念想,红红火火的祝愿,终于随着逐渐清冷的爆竹声而冷静下来,冗长的生活依然按部就班。我觉得此刻,自己就像一棵等待春天的树,心里装着期盼,存着热望,不论大雪多么苦寒,